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七

律詩

五言七言
凡一百首

昨日復今辰

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似前身
散秩優游老閒居清淨貧螺盃中有物鶴髦上無塵
解佩收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病瘡

門有醫來往庭無客送迎病銷談笑興老足歎嗟聲
鶴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瘡春斷酒那得有心情

遊趙村杏花

游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迴七十三人難再
到今春來是別花來

刑部尚書致仕

十五年來洛下居道緣俗累兩何如迷路心迴因向
佛宦途事了是懸車全家遁世曾無悶半俸資身亦
有餘唯是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尚書

初致仕後戲訓留守牛相公

并呈分司
諸寮友

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
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笋烹魚飽食後擁袍枕臂醉
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問諸親友

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占花租野寺定酒典朝衣
趁醉春多出貪歡夜未歸不知親故口道我是耶非

戲問牛司徒

抖擻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
後醉舞狂歌有例無

不與老爲期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夭促便已及衰羸
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
閉日常間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
行亦携詩篋眠多枕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

并序

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船筏過此例反
破傷舟人楫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躒跣水中飢凍
有聲聞於終夜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
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

財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
除去之茲吾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豈獨以
功德福報為意哉因作二詩刻題石上以其地屬寺
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見志

鐵鑿金鎚殷若雷八灘九石劔稜摧竹篙桂楫飛如
箭百筏千艘魚貫來振錫導師憑衆力揮金退傳施
家財他時相逐西方去莫慮塵沙路不開

二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
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里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化
陽春八寒地獄見佛名及涅槃經故以八節灘為比我身雖歿心長在閻施
慈悲與後人

閒坐

婆娑放雞犬嬉戲任兒童閒坐槐陰下開襟向晚風
漚麻池水裏瞻棗日陽中人物何相稱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故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米
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游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
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道場獨坐

整頓衣巾拂淨床一瓶秋水一鑪香不論煩惱先須
去直到菩提亦擬忘朝謁久停收劔珮宴遊漸罷廢
壺觴世間無用殘年處祇合逍遙坐道場

偶作寄朗之

歷想爲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
自到東都後安閒更得宜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
何況園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舊識爲樂即新知
有雪先相訪無花不作期闔釀乾釀酒誇妙細吟詩
里巷千來往都門五別離岐分兩迴首書到一開眉
葉落槐亭院冰生竹閣池雀羅誰問訊鶴毫罷追隨
身與心俱病容將力共衰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韻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
恐人間爲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當
四鄰性海澄淨平少浪心田灑掃淨無塵香山閒宿
一千夜梓澤連遊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

見不殷勤藥停有喜聞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補綻

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賴交親俸隨日計錢盈貫祿

逐年支粟滿困

尚書致仕請半俸百斛亦五千歲給祿粟二千可爲

洛堰魚

鮮供取足游村果熟饋爭新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

天教過七旬點檢一生傲倖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喜裴濤使君携詩見訪醉中戲贈

忽聞扣戶醉吟聲不覺停盃倒屣迎共放詩狂同酒
癖與君別是一親情

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并詩以此寄之

詩情書意兩殷勤來自天南瘴海濱初覩銀鈎還啓
齒細吟瓊什欲沾中鳳池隔絕三千里蝸舍沉冥
五春唯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

鳳池屬揚相也蝸舍

自謂也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橋橋下亭夜深睡覺上橋行白頭老尹重來宿十五年前舊月明

閒眠

暖牀斜卧日曛腰一覺閒眠百病銷盡日一餐茶兩碗更無所要到明朝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

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白尚書篇云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如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河南尹盧貞和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和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

齋居春久感事遣懷

齋戒坐三旬笙歌發四鄰月明停酒夜眼闌看花人賴學空為觀深知念是塵猶思閒語笑未忘舊交親久作龍門主多為兔苑賓水嬉歌盡日雪宴燭通晨

事事皆過分時時自問身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見呂南二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成

長句以詠所懷

雙金百鍊少人知縱我知君徒爾為望梅問老無妨

二賢詞藻為瞻麗衆多以予
曾忝制誥此官故呼閣老 盡餅尚書不救飢喻

戲自白日迴頭看又晚青雲舉足躡何遲壯年可惜

虛銷擲遣把閒杯吟詠詩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

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

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

以紀之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

嘆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猶王酒飲三杯氣

尚麓嵬我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

二踈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

會更應無三仙山五天竺
圖多老壽者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

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

前慈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七十二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

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
時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歡喜二偈

得老加年誠可喜當春對酒亦宜歡心中別有歡喜
事開得龍門八節灘

眼暗頭旋耳重聽平聲唯餘心口尚醒醒今朝歡喜緣
何事禮徹佛名百部經

閒居貧活計

冠蓋閒居少簞瓢陋巷深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
儉薄身都慣營為力不任飢烹一斤肉暖卧兩重衾
樽有陶潛酒囊無陸賈金莫嫌貧活計更富即勞心

贈諸少年

少年莫笑我蹉跎聽我狂翁一曲歌入手榮名取雖
少關心穩事得還多老慙退馬雷芻秣謂致仕半俸也高喜

歸鴻脫弋羅官給俸錢天與壽此此貧病奈吾何
感所見

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莫嫌山木無人
用大勝籠禽不自由網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為
吞鈎誰人會我心中事冷笑時時一掉頭

寄黔州馬常侍

閒看雙節信為貴樂飲一杯誰與同可惜風情與心
力五年拋擲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同用黎字

選石鋪新路安橋壓古堤似從銀漢下落傍玉川西
影定欄杆倒標高華表齊烟開虹半見月冷鶴雙棲
材映夔龍小功嫌元凱低從容濟世後餘力及黔黎

閒居

風雨蕭條秋少客門庭冷靜晝多關金羈駱馬近賣
却羅袖柳枝尋放還書卷略尋聊取睡酒杯淺把粗
開顏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經春不上山心靜無妨
喧處寂機忘兼覺夢中間是非愛惡銷停盡唯寄空
身在世間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陰不少留松簷半夜雨風幌滿牀秋
曙早燈猶在涼初罽未收新晴好天氣誰伴老人遊

春眠

枕低被暖身安穩日照房門帳未開還有少年春氣
味時時蹙到睡中來

喜老自嘲

面黑頭雪白自嫌還自憐毛龜著下老蝙蝠鼠中仙
名籍同逋客衣裝類古賢表輕被白氎靴暖蹋烏氈
周易休開卦陶琴不上絃任從人棄擲自與我周旋
鐵馬因疲退鈇刀以鈍全行開第八秋可謂盡天年

時俗謂七十已上為開第八秋

能無愧

十兩新絲褐披行暖似春一團香絮枕倚坐穩於人
婢僕遣他嘗藥草兒孫與我拂衣巾迴看左右能無

愧養活枯殘廢退身

河陽石尚書破迴鶻迎貴主過上黨射鷺鷥

繪畫為圖猥蒙見示稱嘆不足以詩美之

塞北虜郊隨手破山東賊壘掉鞭收烏孫公主歸秦

地白馬將軍入潞州劔拔青鱗蛇尾活弦抨赤羽火

星流須知鳥目猶難漏尚書將入潞府偶逢水鳥鷺

躍其事上聞縱有天足憂畫角三聲刁斗曉清

商一部管絃秋他時麟閣圖勲業更合何人居上頭

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夫妻偕老口姪聚居年

粥美嘗新米袍温換故絲家居雖濩落屬幸團圓

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讀湯看侍兒煎

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間事了把背向陽眠

自問此心呈諸老伴

朝問此心何所思暮問此心何所為不入公門慵斂

手不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間眠得所少年場上飲

非宜閒談疊疊留諸老美醞徐徐進一卮心未曾求

過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時此心除自謀身外更問其

餘盡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為

少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

厭頻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分司致仕

鄭諮議最老韓庶子劉貞外尤貧循潮封三都遷客皆洛下舊遊也

齋居偶作

童子裝爐火行添一炷香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張牀
卷縵看天色移齋近日陽甘鮮新餅果穩暖舊衣裳
止足安生理優閒樂性場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
豈有物相累兼無情可忘不須憂老病心是自醫王

詠身

自中風來三歷閏病風八年三閏矣從懸車後幾逢春周南
留滯稱遺老見太史公傳漢上羸殘號半人見習鑿齒傳薄有
文章傳子弟斷無書札荅交親餘年自問將何用恐
是人間賸長身

予與山南王僕射淮南李僕射事歷五朝踰
三紀海內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交情

不替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內只三人二坐巖廊一卧雲老愛詩書似
我榮兼將相不如君百年膠漆初心在萬里煙霄中
路分阿閣鸞凰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群

讀道德經

玄元皇帝著遺文烏角先生仰後塵金玉滿堂非已
物子孫委蛻是他人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於
我身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冰炭逼心神

禽蟲十二章并序

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為筌蹄故詩義始
於關雎鵲巢道說先乎鯤鵬蜩鷓之類是也予間居
乘輿偶作一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

一晒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老封執之感焉頃如此
作多與故人微之夢得共之微之夢得嘗云此乃九
奏中新聲八珎中異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則獨吟
想二君在目能無恨乎

第一

鷺違戊巳鵲避歲茲事因何羽族知疑有鳳凰頰鳥
曆一時一日不叅差

不知其然也鷺銜泥常避戊巳日鵲巢口常避太歲驗之皆信

第二

水中科斗長成蛙林下桑蟲老作蛾蛙跳蛾舞仰頭
笑焉用鵲鵬鱗羽多

齊物也

第三

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但恐世間真眷

屬親疎亦是強為名

故名也江沱間有魚每游輒三

婢妾魚禮云鴈兄弟行

第四

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
者恐是二蟲虛苦辛

自警也

第五

阿閣鸛鸞田舍鳥妍蚩貴賤兩懸殊如何閉向深籠
裏一種摧頽觸四隅

有所感也

第六

獸中去聲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
何事閻死都門無一聲

有所悲也

第七

蟪蛄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
界一微塵內闢英雄自照也

第八

蠶蛸網上罾蜂虻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
日一彈指頃報恩讎誠報也

第九

蟻王化飯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
物其間何怨復何恩

第十

豆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鷺巢鳥獸不曾看本
草諳知藥性是誰教嘗獵者說云鹿若中箭發即嚼
頭故云烏毒又鷺惡艾雀欲奪其巢
先銜一艾致其巢輒避去因而有之

第十一

一鼠得仙生羽翼眾鼠相看有羨色豈知飛上未半
空已作烏鷺口中食

第十二

鷺乳養鷓遺在水魚心想子變成鱗細微幽隱何窮
事知者唯應是聖人鷺放乳水中不能離群鷓從而
食之皆飽而之又如魚想子
子成魚並是
佛經中說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八

詩賦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

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爲民靜
爲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
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母有爲子以母養子生成之
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
鳥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
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
柅不有靜也動將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
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
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
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
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爲
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大矣哉
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
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
君子吾誰與歸

汎渭賦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
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
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
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
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閒一身得其所旣
美二公佐清朝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恩發於嗟
嘆流於詠謌予時汎舟于渭因爲汎渭賦以導其意
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汎汎
渭水上有舟公兮沂兮愛彼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
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
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
之九葉兮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二紀兮命
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
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
棄予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己必慙忤以徘徊登予名
於太常署予職於蘭臺臺有
今閣有芸芳菲菲其
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又不維而不繫家去省兮百
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
目白雲兮漱清泉其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
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
明月波澹灩兮棹寅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
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
澗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鳥樂兮
雲際鳴嚶嚶兮飛裊裊魚樂兮泉底鬢撥撥兮尾漉
漉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樂其樂
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爲聖致賢於旣濟疑
爲和兮聚五福發爲春兮消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
適當我兮生之代彼鱗蟲兮與羽族咸知樂而不知
惠我爲人兮最靈所以媿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
此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遙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險有兮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涵瘴煙人蒼蒼其中聞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况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電靄兮不見日陽涉泥濘兮僕夫重膇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傍徨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晝短孤宿笳笳兮愁夜長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日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有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溫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美歸雲之飛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懸懸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以諸侯立誠衆士知訓為韻任不依次用韻限

三百五十字已上成

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唯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墻開射夫同而鐘鼓誠有以致國用充歲貢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

控射釋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
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
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
誠心內蘊莊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
周旋伸先王之彝訓故禮舉而義得且無聲而有問
及夫觀者全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
尖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乃殼中所及雕弧乍滿
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急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
發也駘若徹札其再中也搥如貫筮玉霜降而弓力
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
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
乃正其色温如栗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盡勇
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範兮信得
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矢合規
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王寧心鬪而力疲則知善射
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
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世而可知

窓中列遠岫詩

題中以平聲爲韻

天靜秋山好窓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隔竹朦朧
萬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簷攢秀氣緣隙助清風
碧愛新晴後明宜反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

已上成中書侍郎高郢下試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

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歧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塗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脩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

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脉分任吹煦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爲本見善而遷觀誠僞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隔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爲教先

玉水記方流詩

以流字爲韻
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
矩浮光灑灑方折浪悠悠
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
似風搖淺瀨疑月落清流

潛賴應傍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記淪棄即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為韻

至乎哉玄珠之為物也淵淵緜緜不知其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剗其心俾損之又損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無音聽之則希珠無體搏之則微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倏爾去焉將窅冥而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艱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劇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龍之睡夫惟不皦不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徙去心虛潛至

夜光之闇投斯乃動為道樞靜為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渝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謂其無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強名謂之玄珠名不徒爾喻必有以以不疑滯為圓以無瑕疵為美蓋外明者不若內明之理純白者不若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則願其神保其真雖無徑求之必臻役其識徇其惑雖沒齒求之不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園之言可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以題為韻依次用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劍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

幽贊卒能滅強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瓜割
區宇蜂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
皆欲定四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既心闕咸陽
氣王芒碭率卒晨往縱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
路傍凝白虹之精彩被素龍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
睛眸絕其電光聳其身形蜿蜿而莫犯舉其首勢矯
矯而靡亢勇夫聞之而挫銳壯士覩之而摧剛於是
行者告于高皇帝乃奮布衣挺干將攘臂直進瞋目
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哮再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
未斬之際地方欲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
勢口譟雷霆手操鋒銳凜龍顏而色作振虎威而聲
厲荷天之靈啓神之契舉刃一揮溘然而斃不知我

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於是灑雨血摧
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
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乎
天順乎人制勅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靜災禍不可以
弗躬弗親若夫龍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劍蛇不
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泱泱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
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
劍也三尺之長于以聳萬物于以威八方曆數既終
聞素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
豪傑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
爲家彼戮鯨鯢與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蛇而斬白蛇

大巧若拙賦

以隨物成器巧在
乎中爲韻依次用

巧之小者有為可得而闕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蓋取之於異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為棟者資其自天之端為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既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棄取捨資手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為而為因新利而利不疑滯於物必簡易於事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剖剝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鏤雜織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為之巧以其成功不宰

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人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異杞梓材殊罔枉杓以鑿罔破圓為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審利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冲大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拙在乎不違天真非勞形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陲之輩騁技而校功哉情性一

雞距筆賦以中山兔毫作之猶妙為韻任不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為乎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鈿

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爲鋒
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管如玄元
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
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
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而同故不得兔毫
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
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染松煙之墨灑鵝毛
之素莫不畫爲屈錢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
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
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
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於寒兔又安得
取名於被移用在茲映赤筦狀紺趾乍舉對紅箋

以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
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闢之時苟名實之相副信動靜而
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傳因草爲號者質陋折蒲而
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擗之而變成金
距書之而化作銀鈎夫然則董狐操可以脩爲良史
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鷄之羽者鄙其輕薄
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
搏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鏑遂使見之者書狂
破索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迹
落縹囊盛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或書同舞鏡之揮
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迴還過
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趾之下與

得於筆硯之間

黑龍飲渭賦

以出爲漢祥下
飲渭水爲韻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豐豐之清流落彬
彬之玄質忽兮下降賁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
落而點濛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
靈於漢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動靜有儀
睛眸炫耀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
標竒或隱或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無乖應昏明而
有以於是稽大易按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
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默
默以黯黯光璨璨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屏息觀之
者目眴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
勢超雲漢觀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
合正色於北方拖尾迴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
動素浪之湯湯頓領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
警水府兮鱣鮪奔走駭泉室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
淺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
上下度弱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閭茂先之劍飛
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潛稟玄甲黯
以凝黛文章裴兮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而遊
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
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
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

以聖人來諫
諍之道爲韻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三治世之音
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
明聖將使內外必聞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爲
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
諫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罪擊之
者有時故蹇蹇匪躬道之行也齎齎不已聲以發之
始也土鼓增華蕡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
體道不窕不擻出巧者之作爲大鳴小鳴隨直臣之
擊考有若坎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
之隈音鏘鏘以鏜鞳響容與以徘徊倣于帝心四聰
之耳必達納諸人聽士諍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
面從之患行於國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逆
耳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爲用也
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
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揮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
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
德必有隣將善旌而並建與謗木而俱陳是必聞其
聲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思將帥之臣嗟乎
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雖聲氣之在鼓終用捨之
由人

君子不器賦

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爲韻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
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
由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

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
能立誠以脩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之理心則
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
在邦而允釐彼子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
空標水鏡之姿是謂非求備者有何足以多之豈如
我順乎通塞含乎語默何用不臧何響不克施之乃
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飾躬
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任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
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完元和於虛受內弘道
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筭哂挈瓶之固
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豈不以神為玄樞
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
故動與時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
不行也則守窻子之愚至乎哉冥心無我無可而無
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
惠而小知故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
鑿柄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盛矣哉君子斯
焉取斯

賦賦

以賦者古詩
之流為韻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米
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
後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寢
衰頌聲凌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
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為賦雜用其體亦不出

平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做策述作之
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官律言中章句
華而不艷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
思飄颻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
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騁妍詞豈謝三都於
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竒姿振金聲於寰海
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揚羽獵之徒胡爲比也景福靈
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先能文爲主炳如續
一作繪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
之韶護信可以凌礫風騷超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
羅六藝淘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况賦者雅之
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
握靈虵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八

西

